



我的朋友潘晓府,在他二十二岁生日的那天傍晚伤心地哭了。那时,他正徘徊在市中心修葺一新的广场上,试图寻找媒体上大肆宣传的古都遗韵。冬日的太阳过早地收敛了它无力的光线,使得原本浮尘的天空显得更加阴暗。他找了个台阶坐下来,失望又疲惫。他就这么茫然地坐着,目光停在了身旁的两棵绿化树上。绿化树是北方最常见的白杨和青松。他看到白杨的树身上满是刀刻的疤痕,旧伤痕尚未愈合,便又添加了新的“到此一游”的丑陋字样;青松的枝叶上布满了灰黄的尘土,树干上则沾着肮脏的痰涎和鼻涕。这位性情中人的眼里一下子涌满了泪水,悲怆的涕泣声随之破喉而出,他哭得如此悲伤并且毫无顾忌,连周围那些匆匆走过的人群也对他投来奇怪的一瞥。然而他们终究只是一瞥,而绝不想理会我朋友为何这样绝望的悲痛。

从高考结束后的炎夏到他走向死亡的那个秋日,整整四年半的时间我未曾与他见面。然而他寄给我的一摞厚厚的信件使我见证了他所有的忧愁与哀伤,所以我对他悲痛的描述绝非空穴来风的想象。你们想象不到,他生日那天的痛哭是因为那几棵移植到城市中的树,勾起了他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命”的怜悯。

我与他开始建立友谊始于兴趣相投,随着交往的加深,他那深邃的思想慢慢显露,令我佩服不已。我读过他写的作文,看过他写的日记。我还记得其中一些段落,那里面涌动着潘晓府对朴素生命的热情赞美:“我喜欢漫步林间,欣赏一棵棵形态各异的树。林子不分大小,只要走了进去,便

能感到无限涌动的生命力;蚁群在树枝间忙碌,毛虫在树叶上蠕动……即使落光树叶,历历可数的青灰色枝干横空展立,昭示着来年的春意……树林里的树有完全自由的生长空间,每一棵都有独特的个性。”

后来潘晓府去了京城。他不是孤陋寡闻的孩子,但如同大多数一直生活在县城的人一样,大城市中汹涌的人潮,滚动的车轮,气势骇人的高楼和立交桥让他感觉极度不适应。别人向往和追求的城市繁华,在他眼中却如同不生寸草的荒漠。荒漠,是他在第一年的信件中反复提及的词语。“前方永远是令人绝望的荒漠。比荒凉孤独更让人难过的是眼前存在的巨大差异,有鳞次栉比的高厦广宇也有矮小破烂的棚户区,有动辄万元的豪华宴席也有区区数元的快餐便饭,更有跪在风景区的乞讨者,用残缺的身体,换取面值最小的硬币。我总感觉这与民国时期鲁迅先生所愤慨者并无二致。每天生活每天看见,我的神经在趋近麻木。”

不用他的叙言我也清楚。我所在的城市,世上所有的城市何尝不是这样?只是我没有他的忧患情怀罢了,只是我在觊觎灯红酒绿的同时还在祈祷不要沦为路边的乞者罢了。

城市里当然不会有随意生长的树。他在信中说:“城市也有所谓的绿化树林,但你仔细留意过那些被移植到城里的树吗?城市每天都在被涂抹,所以被移植到城市里的树只能四处飘荡。每天都能看到有人在修剪它们。雍容大气的枝叶纷纷落地,残根碎叶满地狼藉,被留下的数根畸形扭曲的短枝让人惨不忍睹。只有伤痕累累的粗壮树

干还在提醒着人们它昔日的丰茂。柔美挺拔的身躯变成了儿童笔下的卡通图形,树儿一定会伤心流泪,可是也会憎恨那些修剪伤害它们的人吗?”

“仅在十几年前,这些移树做工的人还在乡下山间与树儿为邻呢。树儿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肯肯放弃清新的空气告别温馨的家园,而在嘈杂烦乱的水泥森林中迷茫地穿梭。他们的衣着破旧面容愁苦,他们的语言与城市人格格不入,他们干着令城市人鄙夷的体力劳动,他们就像一群模糊的影子,晃动着如潮的城市人群中。我猜他们不如在乡村时愉快。同样是劳动,他们失去了对劳动成果的拥有权,有时甚至不能预测自己的劳动报酬。我猜他们对冷若冰霜的城市没有感情。园林名胜的鸟语花香不属于他们,嘉年华的通宵狂欢不属于他们,他们亲手修建改造的绮丽豪华的城市只为富者谋而无暇旁顾者。我不是他们,所以我只能猜测。我知道在课堂和图书馆是找不到正确答案的,所以无论如何我决定要走出去了。”

整个大二下学期,潘晓府如同一个激情燃烧的五四青年奔走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和熙熙攘攘的社区市场,真诚地向他们投注关切的目光,尊敬地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很多次,他在路人疑惑的目光下,帮助运输蜂窝煤的人力车夫推车。他说那些人人力车的矮小身材花白鬓发总让他想起罗立中的那幅名为《父亲》的油画。他借了同学的照相机记录下艰难生活的场景,希望以此引起关注。学校的影响范围毕竟有限,更何况并不是大多数同窗都像他这样关心弱势群体生活,他

便又寄希望于报社,借助社会的力量使他们的未来能得以改变。

你们应该能猜到,他做的这些实在没什么意义。辛劳努力换来的大多是木然的面孔冷漠的眼神,而更多情况下,他受到的是伤害。伤害来自于他所关心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他亲眼看到他们在城市边缘地带阴暗的角落相互侮辱打斗。移植到城市里变异的树,为了生存,会把固有的顽劣本性更加张扬放大。在他寄给我的一封来信中曾详细地描述了一次令他痛心的遭遇:“那天我来到了京城著名的林荫大道,路两旁错落着殖民者遗留的如今让市民引以为豪的别墅建筑。路的尽头有广场有白鸽有彩旗也照例有追着路人讨钱的几岁的孩子。这是新时代的清明上河图,你如果选取场景拍成照片做成明信片,那会是民生安乐的天堂场景。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挎着商品手提袋的女孩满脸笑容地从我身后转出。她朴实的相貌纯净的眼睛如同路遥笔下的巧珍或者铁凝笔下的香雪。她笑语盈盈口齿伶俐的叫我帅哥,然后背书一般演讲大瓶洗发水の特效功能和‘公司的促销价格’。我知道那些所谓的洗发水是骗人的假货,我知道如果让她多费口舌而不买她的产品是非常对不起她的。我不想浪费她的时间,所以我决定赶紧逃离。不是我不愿拿出二十块钱,我是为她们丢弃善良而难过。她们或许是‘巧珍’‘香雪’的女儿,或许就是流入城市的‘巧珍’‘香雪’,却全丢弃了她们的善良羞涩。我说我并不需要您的产品。她仍像粘糖

一样缠着我不放,央求我在她的记录簿上签上被调查者(我)的名字。我顺从了她的意见,但当我想走的时候,突然又从我身后冒出一个满脸粉刺的男生,他面面无表情只把一双眼睛瞪得凶狠无比。‘我小妹的话,你竟没听明白吗?她苦口婆心对你说了那么多,都是白说吗?我们都很不容易,兄弟你连二十块钱也拿不出来?你签了字又不买产品,让我们如何向公司交待?头顶艳阳高照,身边人海如潮,粉刺男生连续发问却几乎冷冻了我的血液。我看到纯朴女生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我猜想是我不知所措的举止使她有成功的快感和骄傲。”我也经历过类似的场景,对于那些强行推销的底层贱民,我是用蔑视的白眼和实施更为粗暴的侮辱压倒对方的。

“人民疾苦”的含义是什么?如何才能让流浪的人们不再在相互欺诈侮辱的泥潭里厮打?如何才能让原本平等的生命都能过上尊严的生活?所有这些都不是他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能改变的,甚至不是他应该关心的。

这又是一个悖论。别看他在学校对师长桀骜不驯、对应试教育不屑一顾,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士大夫的天下胸怀也渗入到他的骨子里了。他瞧不起那些追求物质的同学,他认准了一种高洁的志向并准备为之献身,可他又陷入了鲁迅说“无物之阵”,找不到出路。

大学,他从前心目中能够寻求真理的圣殿,如今让他倍感失望。他不明白生活的意义,如同孤独的魏连殳“亲手造了独头虫,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们可以想象他的思想行为会显得多么怪异另类,又会导致周围多少同学对他排斥。他有太多的迷茫和疑问,他走不出亲手划定的圈子。我曾劝解他,让他开心地为自己生活,不要为无法改变的社会环境而心生抑郁。他回信反问:“难道您认为古往今来那些身处高位生活无忧的人积极关注人民疾苦甚至不惜牺牲自己阶层的利益为代价去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的举动都是没有意义的神经病行为吗?如果您认为是的话请您解释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行为,请您说明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凭什么是对的?最后恳求您告诉我生活的真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现在人们不相信那些为信仰献出生命的高贵灵魂?”我无法回答他天问式的质疑。因为我知道他早已确定了质疑的答案。

一个暴雨初停的午后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信笺。我不曾想到那是他寄予我的最后遗言。“近日杂念颇多,所见闻者皆愤懑于胸,无可泄焉。昔日与君论奇谋成败,纸上谈兵楚汉对抗,与古今良将奇才共煮青梅,何等快耳!又何曾料想今日之境遇?今思景伤怀,无语可言。精神之态日渐颓丧,几不知前方道路尚能行否。”

我仍然活着,平凡谦卑微小怯懦地活着。活着,必要忍受你所不能改变的不平,必要在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找平衡点。有时,我仰望苍穹,仿佛能看到高空的黑云之上潘晓府那双闪动的眼睛。我在心底询问我的朋友:假设有一人能做你生活上的向导,使你感受到爱的真谛而不再孤独,使你明白这世界潮流变化趋势绝非一人之力能所改变,明白让自己做一个好人便足矣,你是否还会舍弃唯一的生命?

作者单位:旺旺集团山东总厂



王小萍

春节,“春运”这个词又跃然纸上。年货、购票、假期这些词扑面而来,总让我不禁想起2003年的年关我乘火车回家的“盛景”,那是我的第一个春运。

2003年腊月二十七的下午,我从昆山登上了始发上海,终点北京的绿皮火车。墨绿色的车皮,框里咣当的声响,穿着蓝色制服推着小窄条货车的上海阿姨。小货车上装满瓜子、火腿肠、方便面,阿姨面无表情地在车厢内走着直线,若是突然响起“哎吆”一声,那一定是有只不听话的脚伸到了车轮旁,充满正义感的阿姨自然是会继续向前冲。你小心翼翼的,拐着脚,赶紧遛钱换回一袋上海糕点,也只是抹去了些许尴尬而未换来阿姨的笑脸。短卷的黄发,纹着墨色眉毛、涂着红嘴唇的乘务员,穿行在拖沓、冷漠的绿皮车里,她们将填满我未来14.5个小时行程。

可那又怎样?“回家”,“过年”,只这两个简单的词汇就可将我所有的恐惧挤走,只这一个信念就会让其他因素都被空气吹走。

但是我错了,从我进站口的那一刻开始。在亮中透黑的列车台台阶前,我被环绕的人群拥着进了车门,还来不及喘息,就被耳旁嘈杂的声音包围起来。我下意识的跟着人群往车厢里走着,挤着,前后左右都是密密麻麻的脑袋和分辨不出口音的声响。既然不能分身,那就灵魂出窍,爱哪儿就哪儿吧!

当我回过神来,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窗外的建筑物缓缓后移,窗边对面是个看不清年纪的男士。他歪着头,耷拉着双腿坐在洗手台上,仿佛未愈的病人,倚着他背后高高的行李,挡住了半截玻璃。

我在看他,对面的姑娘却在看我。我立身倚着同我一样没有感觉的铁皮车厢,将背包断掉的右肩带子绑到了左边,打上死结。姑娘又用手指指地下的提盒,我才发现提绳早已不知所踪,天晓得为何提盒还在。我感激的冲她笑笑,又学她的样子,将背包放在地面然后淡然坐上去,又将提盒再拉近怀里一些。

车到无锡站,远远看到灯光下蠕动的人流慢慢逼近站台,涌上车厢。车外的人拍打车窗,车里的

人抬起窗框,先是丢进了行李,后有人爬进了窗户。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大喇叭里提醒着列车即将开动。更多的行李和人被丢进车厢,车厢里的嘈杂早已淹没车厢口的杂乱,被吵醒的我也直起身子,干为他们着急。这时,身形魁梧的上海阿姨挤到了车窗旁,她双手胡乱却有节奏的将几双手机拉开,试图的将开了缝儿的窗户拉下来。窗外的拍打声,窗内的吵嚷声,阿姨厌恶的嘟囔:“上不来就别上了!”冰冷的车窗,将他们分裂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冰冷的车窗,永远无法体会旅客赶车回家过年的心。

列车再次开动,车厢里的人往来攒动,洗手台的男士已经进入梦乡,对面的姑娘又勇敢的去扶座位了。双腿麻痺的我,告诫自己安守着这方寸之地,睡一会吧。

当“徐州站”三个橙色的大字在深夜里显得格外突兀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是被冻醒了。冷静的夜空,飘来浓烈的泡面味儿。我才记起,自上车后,我还没吃过东西呢。

我递出十块钱,抱得一盒开水冲好的泡面,放置在已经恢复本来面目的洗手台上。白色的洗手台,红色的面盒,黑色的三个字“康师傅”。被旅途折磨到筋疲力尽的我,此刻只得摇头苦笑,冒牌货?我说服自己趁着热汤,吃掉半包被压碎的饼干。这是目前,唯一也是最好的取暖方式了。丢掉面盒,我也终于在八号车厢寻得一个空位。我想沉沉睡去,困意却似乎没那么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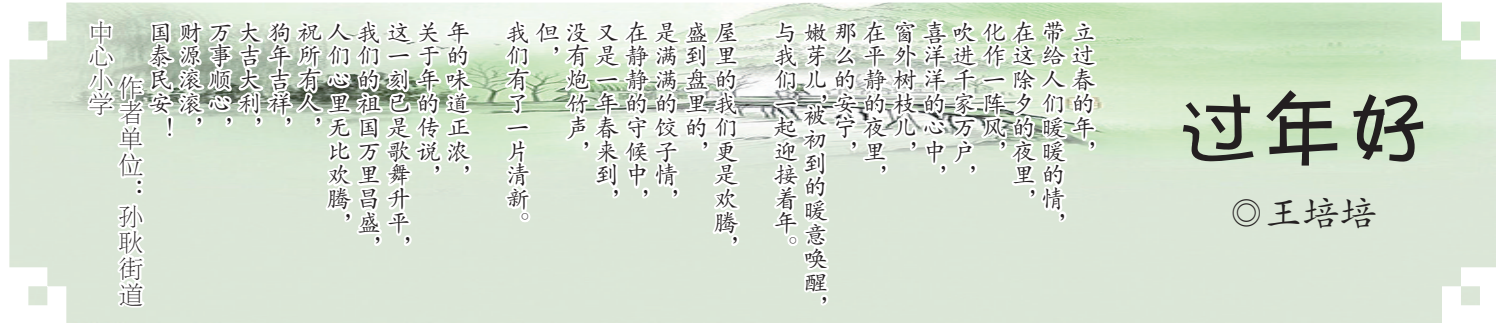
凌晨五点多钟,火车临近济钢,我努力睁大眼睛,在凌晨的光里寻找家乡这半年的变化。“让一让,让一让!”又是穿戴蓝色制服的列车员,戴正了帽子的她,毫不客气的将我身旁的玻璃窗“呼啦”一声推上去,冷风“嗖嗖”的闪进来,我顾不得思考立马让出这有利的位置,阿姨顺势麻利的将铁簸箕里的垃圾从窗口丢出去。将车厢的垃圾扫进簸箕,又将垃圾从窗户里丢出,整个过程自然流畅,甚为“潇洒”。我困意全无,彻底醒了。

早晨六点半,火车驶入济南火车站,我提溜着背包,怀抱着礼盒,随着拥挤的人流下车,在出站口检票,从地下出口上台阶过广场,找到回家的公交,终于结束了这一场历时16个小时的浩劫。

2005年的春节前,我选择了10小时的T字头快车,车过安徽蚌埠站,我找到座位,一觉睡到济南站。2007年开始,我们自己开车回家。2011年春节过后,我们举家迁回济南,彻底结束了春运之苦。

又是春节,那些奔波在路上,归心似箭的游子啊,愿你的春运之路顺利、顺畅,愿你的回家之路顺心、安心。

作者单位:大鲁阁公司



从库车西行到达喀什。若再西登上帕米尔高原,就是西部达边界了。至此,马有怀走完了古今丝绸之路。不知为何,他的泪水不住的留下来,远望着崇山峻岭,远望着沙漠河流,真正感受到悠悠丝路,源远流长。他受到了一次全新的洗礼,他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心灵的震撼……他想到,丝路上的每一种生命都饱受过非人的折磨与锻造;每一条河流都流淌过辛酸的水泪;每一粒沙石都有过大海的向往;每一座山峰都挺立着高贵的头颈;每一根小草都饱含着旺盛的生命力;每一寸土地都书写着艰难困苦,不屈不挠。今日的丝绸之路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能源的大动脉,成为中外友谊的新桥梁。由这里目睹现代化建设的巨变,马有怀从内心深处无限感慨地认定:这

从而大概地了解了这座清真寺。

这是座建于清嘉庆年间已有200多年的清真寺。占地约15亩,高大的寺门两侧巍然屹立着两座10多米高的塔楼。塔楼与寺门以短墙相连,构成了一个整体。门内为八角形门厅,左右甬道皆可入进。四周白杨参天,苍松翠柏,显得格外清幽肃穆。礼拜殿在庭院西面,全长160多米,进深16米。分内外两殿,可容纳上万名穆斯林聚礼。那一百四十根绿色雕花木柱,形成网格状排列,支撑着白色的密肋顶棚,那一幅幅绘有各种花卉图案的藻井,使人目不暇接。这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古建筑。

面对真主的天房,马有怀和那些虔诚的穆斯林一样,本能的走进沐浴室。他洗过了大净,更换了那套唯一的衣帽鞋袜。然



是一条充满活力的路,也是一条无限光明的路……这条路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关系着民族的未来,也关系着包括他在内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未来。但是令他遗憾的是,他真切地走过丝绸之路这只是此行的一个目的,而另一个目的寻找汗血宝马,他还没有达到。他暗暗的攒足了劲儿,他要继续登上帕米尔高原,进而转向青藏高原,实在不行就通过外交途径到土库曼斯坦去,一定要不停地寻找,弄不到汗血宝马,他是不会罢休的……“安拉胡艾克白雷!安拉胡艾克白雷!”

就在他漫无边际,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他听到了熟悉亲切的“宣礼声”。他心头一热,寻声望去,他望到了位于新疆喀什市中心的那座古老的清真寺艾提孜清真寺。那呼唤人们礼拜的声音就是从那里发出的。心随步移,他快步的走进了清真寺。四周全是赶来礼拜的穆民。他一边和众穆民道着色俩目,一边仔细的观看这座古寺和那些关于该寺修建的碑文的内容。

后,走进清真寺大殿与众穆民一同礼拜,一同叩拜真主,祈求真主的恩典。他同众人礼过了四拜后,自己又加了两拜,这两拜是为御马园,为汗血宝马求的。他多想再多礼几拜,补补这几个月来落下的那些拜功啊。但他没有这个时间,他急着继续寻找汗血宝马,他牵挂着家中御马园的工程进展……所以,也只好回到济阳老家再补了。

下殿后,马有怀来到寺内北讲堂,对长教道过了色俩目,封过了一份海棠叶(经礼)。然后,道出了一路西行的目的,向老人家打听汗血宝马的线索。寺长教是个热心人,面对远道而来的多是提,他沏了杯天山云雾茶,还给马有怀捧了些新疆大枣和葡萄干。爷儿俩一见如故,便天南海北地聊起来。当他得知马有怀已经出来差不多半年的功夫,尽经千辛万苦,走遍戈壁沙漠。流过鼻血、冻过手脚、打过泡、脸上嘴上还爆了一层皮儿。便不住地夸他是个干大事的人,年轻人就该是这个样子。弄得马有怀怪不好意思的。(二十九)

盘点斯柯达柯迪亚克那些用过就停不下来的配置

随着技术的进步,汽车的智能配置越来越多,日常用车也越来越便捷。许多消费者买车时都会关心车上是否搭载了ACC自适应巡航、自动泊车辅助等功能,却往往会忽略它们的实际操作体验。斯柯达中型SUV柯迪亚克不仅动力强、空间宽敞、兼有5座和7座车型,还提供了众多方便好用的智能装备。

城市路况也适用的ACC

ACC自适应巡航系统是开高速或长途驾驶时的神器,可以解放驾驶者的双脚。然而部分车上的ACC并不好用,有的减速非常生硬,或者车速太低无法使用。而柯迪亚克ACC的刹车则十分线性,同时能够准确识别前方并线的车辆,及时制动,保证乘客的舒适和安全。

自动泊车系统全能、省心

理论上,自动泊车辅助系统应该特别受新手司机欢迎,但实际观察发现这个功能使用的频率并不高。柯迪亚克则不然,其自动泊车辅助系统已经更新到了第三代,借助灵敏的传感器可以快速识别可用车位并完成泊车,用户只要根据提示挂挡、控制好车速即可,完全无需操控方向盘,相当省心。

